



凱瑞西的 末日

作者: ADAM CHRISTOPHER



1

虛無之聲

故事
ADAM CHRISTOPHER

插畫
CYNTHIA SHEPPARD

編輯
CHLOE FRABONI

設計和藝術總監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劇情顧問
SEAN COPELAND

創意顧問
RAPHAEL AHAD, NICHOLAS McDOWELL,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STEPHANIE YOON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I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VALERIE STONE



©2025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暴雪娛樂出版。

故事純屬虛構。作者或美術作品中出現的名字、角色、地點和事件皆純屬想像或僅做虛構情節用途，若與現實中的人、企業、事件或當地文化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對任何作者或第三方網站出版之內容並沒有控制權，也毋需負起任何相關責任。

這個地方有其獨特的美感，連她也不能不承認。這樣的美來自於悲劇和恐怖的事物，但艾蘭里亞·風行者此時站在特洛古斯裂隙邊緣的一座無名山峰上，嘗試不去想其背後的意涵。她望向失落世界的破碎殘骸，凝視著周圍不斷狂湧的紫羅蘭色虛無，以尋求……不一樣的見解。尋求慰藉。

把我們的發現告訴卡德加。我會及時回到達拉然。

艾蘭里亞的話語糾纏著她。這是逃避，是對責任的忽視。艾澤拉斯現在所面對的全新威脅過於龐大，也過於抽象。沒錯，先驅者薩拉塔斯就要來了，而她的世界將遇上前所未有的危機。

她也一樣。她透過虛無駕馭了不可言喻的力量，但這也帶來了負面影響。雖然她能掌握黑暗，但她也成了黑暗的一部分。薩拉塔斯知道這一點，也會以此利用艾蘭里亞。

艾蘭里亞再次感覺到，與其說優勢，她與黑暗的連結反而更像個詛咒。

這對處於毀滅邊緣的艾澤拉斯來說，是雪上加霜。艾蘭里亞知道自己能召集朋友和盟友，但他們真的能與先驅者奮力一搏嗎？他們擋得住這個存活千年，並為無數世界帶來毀滅的實體嗎？更何況，她此時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面對他們，畢竟她才剛與她摯愛的圖拉揚的幻影對峙過，而薩拉塔斯將其召喚出來是為了——

為了什麼？殺她嗎？不，才不會這麼簡單。

一切都是為了讓她失衡。這也十分有成效。她完全落入了先驅者的陷阱。艾蘭里亞根本沒做好準備，她的內心深處也籠罩著薩拉塔斯會贏的恐懼。

「你似乎很煩心。」

艾蘭里亞看著眼前的一望無際，發現暗域行者正緩緩靠近。她緩緩地深吸一口氣。

「暗域行者，我需要答案。你說迪曼修斯為凱瑞西帶來毀滅，而你認為薩拉塔斯想讓艾澤拉斯陷入相同的命運。我必須……我必須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你不可能指望……」

暗域行者飄在原地，不為所動。她知道他會永遠維持這樣的姿態，靜靜等待艾蘭里亞定下心來，說出自己的想法。但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辦到，至少這次不行。

她垂下頭來。她知道她想說什麼、知道自己必須要說的，但是……這樣的情況，他們不是早就遇到不下百次了嗎？她會試圖搶先一步、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但在她學到導師想傳授的教訓之前，他什麼也不會做。每次的過程都是這樣。但這樣的過程，她無法逃避。看到圖拉揚的幻影讓她極度需要他人的指引。

「我很害怕。」艾蘭里亞說道，也終於抬頭望向暗域行者。「我怕薩拉塔斯。我的過去。凱瑞西所發生的事。還有艾澤拉斯遇上的危機。」她停頓一下。「但最重要的是，這是我多年來第一次怕我自己。我體內的虛無力量。我以為這樣的力量再也不會困擾我。」

「不用因為害怕而感到羞愧。」暗域行者說道。「虛無是個可怕的東西。這點我不否認。就算你永遠無法接受這點，但虛無是你的一部分，你也學會與之共存了。就像我必須接納我的本性一樣。」

艾蘭里亞緊閉雙眼。「或許洛斯拉賽恩是對的。」她喃喃自語道。「讓暗影進入內心之後，一切都只會以瘋狂收場。」

但暗域行者的笑聲讓艾蘭里亞感到驚訝。她張開雙眼，卻看到他的以太形體向後飄移了一點，他的紫金色肩甲也隨著他的笑聲不斷晃動。

「我的痛苦很有趣嗎？」

「不，艾蘭里亞。」他歪著那綁滿繩帶、表情無法參透的頭說道。「有趣的是，比起我的教誨，你竟然把他的話記得那麼久。」

「那請你再跟我說一次吧。現在就告訴我。我需要你的指引。」她意識到自己的肩膀癱軟了下來。「我知道我必須重新找回平衡，但若要防止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我必須知道詳情。」

兩人在山丘上相互看了好一陣子，暗域行者才轉身走開。「跟我來。」他一邊說，一邊走下斜坡。

艾蘭里亞不為所動。「要去哪裡？」

暗域行者沒有停下腳步。「我們有任務要完成。」

「什麼任務？我們有充裕的時間嗎？」

這時，暗域行者停了下來，並轉身看著她。「也許有。也許沒有。但我相信，這個任務會對你有所助益。」

「你的話還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暗域行者點點頭。「特洛古斯裂隙這裡有個虛無亡魄。它很危險，也必須遭到剷除，但它藏匿起來了。這次狩獵能讓你有所收穫，或許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你或許能對你的本性獲得不一樣的見解。甚至能重建過去對自我的信任。」

艾蘭里亞皺了眉頭。「你承諾了許多。但獵殺虛無生物又要如何讓我靜下心來呢？」

「因為我會在追獵的過程中告訴你一個故事。」暗域行者說道。

艾蘭里亞被激起了好奇心，不自覺向他靠近一步。暗域行者放慢腳步，好跟在她的身邊。

「這是一個關於平衡的故事。」他說道。「關於我的家鄉凱瑞西，還有它遭到毀滅的故事……」



凱瑞西和艾澤拉斯是如此截然不同。上頭沒有青山綠水、沒有海洋，也沒有生長任何東西。凱瑞西的環境十分嚴酷，那是一個只有砂石與塵埃的世界。但還有與眾不同的東西。那是一種特別的魔法，生命也因為這樣的魔法找到了立足之地。對凱瑞西人來說，我們喜愛這個環境嚴苛的世界。無論它缺了些什麼，我們就會動手創造。生存的教訓成了我們創新的來源，而過了千百年後，我們的社會擴展成城邦相互連結的龐大網絡。

瑪努薩曾經是我的家鄉。我原本是一位魔科技學家，位階也十分尊貴，而我的一生都致力於能量收割和轉移的研究。我們的社會是建構於誓言之上。從流浪者到神諭者，那些在生活各方面引領我們的強大人物都遵循著這些誓言。這些誓言可不是什麼花言巧語。正因為它們定下的準則，我們才能相互合作，這樣的誓言是何

凱瑞西和艾澤拉斯是如此截然不同。上頭沒有青山綠水、沒有海洋，也沒有生長任何東西。凱瑞西的環境十分嚴酷，那是一個只有砂石與塵埃的世界。

等神聖可想而知。若打破這樣的誓言就是自尋死路，讓自己困在外頭的荒蕪沙地當中。

每個城邦都有獨立的統治者。多虧我的身分，我很慶幸能侍奉奇維扎。她既然是瑪努薩領袖，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實際上，一切權力都掌握在神諭者議會手中。該議會由『狂野的大祭司』薩哈達爾主導，當凱瑞西第一次出現璀璨幻象時，我便向他請教。當那個恐怖詛咒施加在包括我在內的凱瑞西人身上時，我克服了自己的恐懼，並對其進行詳細研究。我重新導向了我的實驗室和研究，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幻象上。我收集了資料，也下了定論。這樣的危機可不是輕鬆就能解決的，因此我仰仗神諭者提供協助。他們曾如同指引凱瑞西那樣指引過我。我知道他們能提供十分寶貴的建議。

但當時，我真是錯得離譖。神諭者的會議十分繁瑣，時長過長，也因為政治因素增添了複雜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漸漸失去自信。當薩哈達爾最後一次召集議會時，我早已預料到他會說些什麼了。

但我得親自聽他說。

薩哈達爾起身，示意桌邊的人安靜。他身邊的神諭者議會成員全都靜下來，急切地想知道他的最終決斷。

我早已知道整個議會都不會站在我這邊了。我所有的研究，所有從觀測鏡、本質之燈和許多精密裝置收集來的資料，全都經過精心編輯、尋找關聯性，和寫下註解。多個月來的辛勞，全都付之一炬。

當我看向各個代表時，我也喪失了希望。薩哈達爾就站在那裡，他身邊的則是撰魂師，也是他的親信。另外還有建築者的艾特莉絲和她的走狗，簡直是一群烏合之眾。其他人我只有聽過名字。我最不熟悉的就是試煉者，而他們對我的研究也興趣缺缺。奇維扎也在人群當中，這場議會就是在她的城市裡舉辦，而她是我唯一能依靠的真朋友。對『塔札維許統治者』彼列爾我就不是很確定了，但我知道他會聽從奇維扎的建議。這兩個人併坐在一起，卻都不發一語。

薩哈達爾至少同意了奇維扎的請求，讓會議在她的城市裡舉行，而不是讓我長途跋涉到位在塔札維許的傳統集會場地。實際上，他以罕見的速度同意了我的緊急號召，並藉由荒地統治者撰魂師的協助，帶領他的隨從穿過荒地。其餘的神諭者也以同樣的速度聚集而來，而他們現在全都盯著我看，似乎迫不及待想見證我的挫敗。

房間裡的沉默好像化成實體一般，既沉重，又挫人心志。我再也無法承受了。

「請原諒我。」

聽到這番話，眾人開始竊竊私語。奇維扎抬起頭，疑惑全都寫在她的臉上。看來我說錯話了。

「原諒的事情就留到之後再談吧。」薩哈達爾說道。「首先，我們必須談談你的褻瀆。」

神論者們互相點點頭，對他們的智慧沾沾自喜。

「我的褻瀆？」這樣的指控是何等輕率，讓我想與同袍進行理智辯論的希望全都破滅了。我意識到我的拳頭緊緊抓住了輕薄的夏季長袍，憤怒和沮喪全都湧上心頭。「世界之魂散播的幻象是真實的。我都聽見了，我的資料也能證明這件事！」我指了指市場公會會堂高處緊閉的窗戶，又迅速指向了會議的成員。「瑪努薩也聽見了！」我對著桌邊的眾人敞開雙臂。「你們也肯定都聽見了！」

「我什麼也沒聽到。」艾特莉絲說道。她的同夥竊笑著。不用和他們白費唇舌了。薩哈達爾點點頭，撰魂師和彼列爾也是。我轉向奇維扎，但她一眼都不肯看我。

「是時候了。」薩哈達爾說道。「我們無法忽視你的行徑。許多年來，神論者為你對虛無的……興趣提供了協助。起初這只是一種娛樂、一種消遣。這點我明白。但現在，你已經逐漸失焦了。」

「你許過誓言。」彼列爾以比平常有自信的口吻說道。「我們所有人都許過誓言，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分寸和目標。」他以一根手指對我比劃。「你的誓言是效忠魔科技學家、研究能量的轉移和轉化，這樣我們才能駕馭力量，讓凱瑞西變得更好。但有好幾個月，我們已經沒有看到你提到瑞西緞帶用法的報告了。你忽視了你的神聖使命，虛無巫士。」

我一聽到這個稱號，就嚇得臉色發白。我從未聽過神論者當著我的面對我說這樣的話，但現實就發生了。虛無巫士。我曾聽過更難聽的，但這個稱號讓我備受羞辱，彼列爾也很清楚這點。

但是我也知道，把我的研究交給神論者的決定是正確的。璀璨幻象是凱瑞西世界之魂的哭喊。追蹤幻象的源頭到我們世界的核心後，我也證實了這件事的真實性。我把抽象變成了現實，而這正因為我致力於破解虛無的謎團才得以實現。

我曾多次強調，我的研究是我對能量研究的誓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要全盤了解能量就必須研究其所有形態，虛無也一樣，兩者缺一不可。神論者也同意這點……直到我有了一個重大發現。凱瑞西人從幾百年前傳下來的偉大文化古物「瑞

我一聽到這個稱號，就嚇得臉色發白。我從未聽過神諭者當著我的面對我說這樣的話，但現實就發生了。虛無巫士。

西綵帶」中，灌注著秘法力量。它們對能量的轉化來說有著極大的潛力，也讓我十分興奮，但前提是得找到解開它們奧秘的關鍵。

隨著我發現瑞西綵帶的潛力之後，我在議會中的地位也在短時間內獲得提升。只要我對虛無的研究沒有進一步偏離或違背我的誓言，他們就不會多做介入。

我早該知道璀璨幻象會改變這個狀況。談論世界之魂就是跨出我的知識領域，而議會也會迅速解決這個問題。

「你現在正身在歧路上。」薩哈達爾說道。「若持續研究虛無，你真正研究將駐足不前，你也會違背誓言。」

「這點是我們無法容忍的。」

當奇維扎終於開口說話時，我震驚地看著她。她回看著我，似乎找到了勇氣支持神諭者議會，而不是她的摯友。

「這是我們給你的最終警告。」大祭司說道。「世界之魂將不再是你的研究範疇。而璀璨幻象，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將會另由其他專家進行分析。你必須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專業之上，並停止所有對虛無的研究。這是我們的最後通牒，否則下次的會談就不會這麼留情面了。這點我向你保證。」



那場關鍵性會議之後的每分每秒都變得十分模糊。我這一生都愛著瑪努薩，但當我漫無目的地走在街道上時，完全找不出我愛這個地方的理由。當薩哈達爾下達最後通牒後，我的心靈感到特別空虛。聽到咒舞者的音樂在芬芳的夜晚氣息中響起後，我才驚覺夜已經深了。我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市場廣場，看了跟著撲魂師車隊從荒原來的戲團表演。

這不是我第一次欣賞他們的表演，他們的裙擺像陀螺一樣旋轉，輕快的步伐則踏過滿是塵土的彩色地磚。事實上，他們的傳統舞蹈對瑪努薩這個坐落在流浪者必經之路上的城市來說一點也不陌生。隨著流浪者而來的是咒舞者，他們為歡呼的群眾跳上熱舞，他們的親屬則是集攢觀眾打賞的硬幣。

那些年，我也打賞了不少。看著他們自由且狂熱的舞步總是能讓我暫時脫離研究的煩悶，但當我遇上克萊桑時，他們的舞蹈就不是娛樂，反而更像一種仰慕。我們第一次談話時，她正在觀眾之間穿梭，代替她的兄長收集打賞，就在那時……我們搭上了。至於過程和原因，我想我們兩人都記不清了。有些謎團是不需要解開

的。

夜晚的舞蹈過後，我和往常一樣，在克萊桑來到瑪努薩時等候他——就在市集後方那些光線照不到、夜市最熱鬧時人們不會踏足的拱門下。當她找到我的時候，她馬上就察覺出事了。我領著她快步走到隱匿的角落，並四處張望來確保沒有人發現我們。對我這個魔科技學家和這個偉大城邦的貴族來說，若被看到與一名流浪者如此親近，我倆都會惹上麻煩。如果我和議會的關係更融洽的話，我就可以提出申訴、忽略我倆的地位背景，但我卻成了他們的眾矢之的，而我也不想讓她陷入跟我一樣的處境。

在我們相互傾訴完相思之情後，我便把煩心事都說給她聽。我們就在這漫漫長夜中談論我的研究、璀璨幻象，還有議會的事。

「跟我來塔札維許。」克萊桑敦促道。

她的建議讓我備感意外。我背靠著巷弄的牆壁，她則把頭靠在我的胸前，她的手指輕輕撫過我的臉龐。我嘆了口氣，並握住她的手。

「我不會逃走的。」我說道。

「我不是要你逃走。」她說道。「神諭者明天就會出發回他們的家園，撰魂師則會跟薩哈達爾前往塔札維許。」

我放聲大笑。「你是要我跟隨那些放任世界陷於毀滅的那些人嗎？」

克萊桑從我身邊退開，她的表情十分嚴肅。「我想說的是，你需要休息，親愛的。暫時放下你的研究。這對你有幫助。你可以去那邊的市場，為你的實驗室收集那些你嚷了好幾個禮拜的所需材料。」克萊桑咧嘴一笑，把斗篷拉起來遮過頭，並抓緊胸前的布料，讓自己看起來像個老婦人一樣。「我們可以喬裝打扮，然後一起逛市集！沒有人會察覺，沒有人會發現！」

她一邊笑著，一邊傾身向前。我們雙唇相接了一陣子後，她知道她該離開了。我陪著她走過陰暗的城市巷弄，在建築物的陰影中嬉戲，而我們壓抑的笑聲就在門窗緊閉的市集攤販之間迴盪。抵達她的住處後，我們相吻了最後一次。當我們離別後，我也能感覺到空氣中瀰漫的沙漠氣息。

但回家才剛走幾步，我就發現我被人跟蹤，但那時已經太遲了。



當黑色的袋子從我頭上被粗魯地扯開時，我心中只擔心著克萊桑的安危。跟我對她

「跟我來塔札維許。」克萊桑敦促道。

的愛相比，虛無、璀璨幻象、我的神聖誓言，還有神諭者的最後警告都不算什麼。我們太沒有戒心了。過於自信。我詛咒我的傲慢，還有以為我們十分謹慎的想法。有太多雙眼睛在盯著我們了。現在，我們得為此付出代價。

我發現我所待的房間裡十分明亮，也眨了好幾下眼睛來適應刺激的光線。我似乎被拖到一個倉庫裡，裡頭堆滿了市集所需各式箱子、袋子和貨物。在這個死寂的空間裡，若要讓人聽到我的哭喊聲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我還沒準備好迎來人生的終結，而就在我想著要怎麼求對方放我一條生路時，一個人影站在我面前，並緊緊地抓著我的臂膀。我再次眨眼，但眼前的景象卻讓我感到吃驚。

「奇維扎！」

我以為我這個朋友已經棄我而去，但她臉上卻揚起了燦爛的笑容。她捏了捏我的手臂，但我的一腔熱血讓我覺得頭昏腦脹，以至於我沒聽清楚她說了些什麼。當我想找出究竟是哪個無賴綁架我的同時，她脫下帽兜，露出她那雙在燈籠下如寶石般璀璨的雙眼。我認不出那張臉的主人是誰，但她先是低下頭向我致意，然後才招呼了我身後的人。

大祭司薩哈達爾伸出了手。我先是盯著那隻手，接著看向他，然後才轉向因興奮而聚集起來的人群。除了薩哈達爾和奇維扎之外，我還看到有另外五名神諭者，包括彼列爾在內，還有其他來自我城市的人。另外還有阿拉許、米德克斯和達梅托三位魔科技學家，兩位瑪努薩市集公會的商人領袖，還有兩個人我認不太出來。包括大祭司在內，所有人都穿著簡便的棕色旅行披風，他們深色的帽兜也完美起到了偽裝作用。

「我想你見過納琳了。」大祭司說道。我的綁架者再次鞠躬的同時，他意識到自己看起來有些羞愧。「我原本希望你們的會面能在更傳統的情況下進行，但她是我最優秀的一名密探。你會發現她是一位忠誠的盟友。」

「我希望，你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彼列爾說道。我看著他，依舊記得他幾個小時前盯著我的冷酷面孔。

站在他身邊的奇維扎點點頭，似乎是看透了我狐疑的表情。「聆聽纏結者所說的。」她說道。「一切就能豁然開朗了。」

我只能疑惑地搖搖頭。「纏結者？」我轉頭望向大祭司。「我是在作夢嗎？請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在我們繼續下去之前，我必須請你對接下來的事保密。」薩哈達爾說道。「

沒有人能知道我們今晚的會面。」他指向眾人。「我們是纏結者。應該……是凱瑞西裡最聰慧的一群人了。最聰慧，也最值得信任。」

他停頓一下，我則是環顧房間四周。就在那時，我發現人群中並沒有撰魂師的蹤影。

「聚集於此的專業人才可說是精英中的精英。」大祭司繼續說道。「而我集結這些人，只為了一個原因。」

「那是……？」

「我們相信你。」彼列爾簡短說道。

有一刻我懷疑納琳根本就沒有用黑色袋子綁架我，反而是直接把我敲昏了。或許這個奇怪的會面是我腦袋裡的幻覺，而我的軀體早就被神諭者的密探給帶走，注定要被拋棄在城市的運河裡。

「璀璨幻象。」奇維扎說道。「世界之魂的悲鳴。全都是真的。我們相信你。」

「我們相信你。」薩哈達爾繼續說道。「因為我們親耳聽見了。我們都聽到了。這些幻象有一段時間十分微弱，彷彿是微風中迴盪而來的旋律，人們對這些依稀記得的夢境只是半信半疑而已。」

「不過它們變得越來越強烈。」彼列爾說道。「人們也開始議論紛紛。若我們無法控制局勢，就會造成群眾的恐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得先瞞著你。」大祭司說道。「也是為什麼此刻我想請求你的原諒。」他直視著我的雙眼。「神諭者的會議是個騙局，但也是逼不得已而為之。對此，我感到很抱歉。」

我深吸一口氣，試著理解這曲折離奇的一切。

但我突然有種不一樣的感受。我的心……不再那麼沉重，好像什麼重擔被卸下了。這是我長久以來從未有過的感受。

希望。

「現在，請你跪下。」

我看著薩哈達爾，大祭司則指著他眼前的地面。房間裡的秘密組織成員全都屈膝跪地，並低下頭來。

我知道要做什麼了……這是宣誓儀式。當我再次懷疑這是一場夢時，大祭司又再次指示我跪下，而我則帶著緊張的心遵從他的命令。

「我們十分信任你，朋友。」薩哈達爾開始說道。「我們需要你的求知慾，更

需要你的智慧。你願意許下新的誓言，加入我們嗎？」

要許下新的誓言可說是一種極大的榮譽，這代表奉獻我生命的研究不只十分重大，也只有少數人能達到這樣的境界。我吃驚地發現自己無法開口回答，但或許是因為我的表情，薩哈達爾一邊微笑，一邊開始儀式。

「朋友，你是否願意在大祭司的見證下，於此宣示將你畢生的研究奉獻給召喚你的凱瑞西？」

雖然我的聲音很微弱，但也做出了回應。「我願意。」

「你發誓你會遵守誓言，跟隨其指引，直到你完成畢生的研究為止？」

「我發誓。」

「你保證會放下誘惑，全心全意投入畢生研究，致力尋找其意義和其想傳達的訊息，追尋謎團，直到謎團解開為止？」

「我保證。」

「誓言即是指引。願你不受試圖將你引離正道的危險所傷害。誓言即是真理。願你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中，堅毅地面對那些試圖抹煞你的黑暗勢力。」

語畢，我起身站在大祭司面前，我身旁的纏結者也都站起身來。

「我命名你為暗域行者。」薩哈達爾說道。「因為這是你我一生的真理。」接著他微微一笑。

「歡迎加入纏結者。」

此時倉庫外的太陽升起，日光從木板之間透過來，照拂這次的秘密會面，而所有纏結者都為我的加入鼓掌歡呼。但當薩哈達爾以同袍間的熱情握住我的臂膀時，我聽到了兩個聲音。

第一個是我心中的聲音。我時常聽見虛無的低語，必要的時候也能屏蔽那些聲音，但這次的聲音比平常要大上許多。我再次感到恐懼，但在新命運的展開下，我控制住自己並拋開所有情緒，聆聽這個只對我一人傳達的訊息。

當心，暗域行者。要當心。

接著我又聽到其他的聲音，現在我的朋友們也聽見了。這個聲音不太一樣。纏結者們同時繃緊神經，尋找哭喊聲和尖叫聲的來源，而許多聲音都融合在一起，宛如一首恐怖交響曲。片刻之間，好像瑪努薩的所有人都隨著太陽一同甦醒，醒來卻發現有恐怖的事物在等待著他們。

我們在晨光的照耀下衝到外頭，看到蒼穹時全都大吃一驚。我們世界中的兩顆太陽黯淡了下來，它們光線的溫暖也變得越來越微弱。天色突然變得漆黑，如同

「我們十分信任你，朋友。」薩哈達爾開始說道。「我們需要你的求知慾，更需要你的智慧。你願意許下新的誓言，加入我們嗎？」

夜晚在意料之外的時間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降臨似的。一開始，那片黑暗呈現的是紫色，接著又明亮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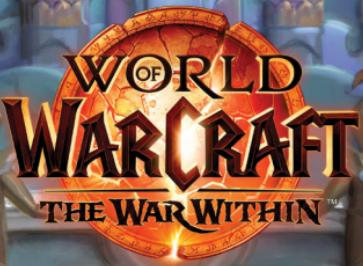
那是虛無的紫羅蘭色。

當心，暗域行者。

吞盡者要來了。

關於作者

Adam Christopher 是紐約時報暢銷作者，著有《*Star Wars: Master of Evil*》、《*Star Wars: Shadow of the Sith*》以及《*Stranger Thing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等作品。他也為熱門的 CBS 電視節目《福爾摩斯與華生》以及獲獎的電玩遊戲系列《冤罪殺機》撰寫過官方周邊小說。Adam 是阿奇漫畫 21 世紀的超級英雄「盾牌俠」的聯合創作者，他也為映像漫畫的 Greg Rucka 與 Michael Lark 創作的《拉撒路》系列以及 Big Finish 和 BBC Audio 的《超時空奇俠》宇宙撰寫過。他不僅是國際暢銷書籍《*Star War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週年選集系列的貢獻者，Adam 還為 IDW 撰寫了全年齡適讀的《*Star Wars Adventures*》漫畫。Adam 的原創小說包括《*Made to Kill*》以及《*The Burning Dark*》等，而他的出道小說《*Empire State*》也榮獲了《*SciFiNow*》與《金融時報》的年度最佳書籍。



凱瑞西的末日

作者: ADAM CHRISTOPHER

— 2 —

吞盡之戰

故事

ADAM CHRISTOPHER

插畫

CYNTHIA SHEPPARD

編輯

CHLOE FRABONI

設計和藝術總監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劇情顧問

SEAN COPELAND

創意顧問

RAPHAEL AHAD, NICHOLAS McDOWELL,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STEPHANIE YOON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I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VALERIE STONE



©2025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暴雪娛樂出版。

故事純屬虛構。作者或美術作品中出現的名字、角色、地點和事件皆純屬想像或僅做虛構情節用途，若與現實中的人、企業、事件或當地文化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對任何作者或第三方網站出版之內容並沒有控制權，也毋需負起任何相關責任。

當

暗域行者帶領艾蘭里亞·風行者展開追擊時，特洛古斯裂隙上空的虛無不斷翻湧。她感到十分疲累，也不知道他們追擊多久了。這次狩獵一點都不簡單。

特洛古斯裂隙中充滿了虛無生物，全都被先驅者的力量吸引來此。他們成功躲過了許多生物，但要是路途中有遇到，也只能奮力一搏。至少以現在來說，它們也全都被解決掉了，但艾蘭里亞無法否認，她的心思更集中在暗域行者對她描述的凱瑞西世界，而不是在戰鬥上。

他們跟隨著一條肉眼無法看到，但感官卻能感知出來的蹤跡。剛開始，艾蘭里亞只是跟在導師身後聆聽，但隨著他們越來越接近獵物，她開始感覺到虛無在目標周圍受到扭曲。就像有一顆石頭被丟到流水當中，周遭虛無的能量分離開來，讓流動受到干擾，也變得更加洶湧且不穩定。

那樣的感受變得越來越強烈，他們也停了下來，並躲在裂隙的貧瘠地面上，一顆如刀片一般露出地面的石頭碎塊後方。碎塊的邊緣閃爍著明亮的紫羅蘭色光芒，暴露了前方虛無亡魄的蹤跡。

「記住。」暗域行者說道。「這個生物比我們遇過的都還要危險。它的心是屬於我的，但需要我們兩人同心協力才能擊敗它。千萬別低估它的實力。」

艾蘭里亞緊緊握住她的弓。「我也不容小覷。」

暗域行者把他高深莫測的臉轉向她。「你想用你的力量來摧毀你的敵人。但薩拉塔斯甚至會用你自身的力量來對付你。你必須找到平衡。」

艾蘭里亞的臉垮了下來。暗域行者稍早向她承諾，她在這次狩獵中會有許多收穫，但現在，從他訴說的失落世界簡史中，她完全找不出任何和道德有關的教誨。更讓她震驚的是，她眼前這個告訴她要放下所有執著的強大導師，也曾經會犯錯、有情緒。他也曾像她現在一樣，愛過、煩惱過，害怕過。

「凱瑞西人後來……怎麼樣了？克萊桑呢？」艾蘭里亞問道，知道這個問題一定會刺激到他。「她現在變得跟你一樣嗎？還是她跟著你的世界一起殞落了？」

她的導師並沒有回答。艾蘭里亞皺起眉頭，準備要再次詢問時，前方的紫羅蘭光芒突然變得耀眼，又再次消失不見。暗域行者從石頭後方走出來，艾蘭里亞則是在他身邊舉起弓箭，蓄勢待發。

眼前的平原卻空無一物。至於虛無亡魄早已不知去向。

艾蘭里亞放下武器。「你確定是它嗎？」

「沒錯。你沒感覺到嗎？」

艾蘭里亞點了點頭。「或許它感知到我們的存在了？」

暗域行者緩慢地繞圈飛行，掃視周遭環境。艾蘭里亞也巡視四周，箭在弦上，做好出手的準備。

接著，她看到了。遠方散落的石塊之間出現一道紫羅蘭色閃光，她的心中又再一次受到虛無的拉扯。

她張開嘴大喊，但暗域行者卻飛過她身邊。

艾蘭里亞只好快步跟上。



當心，暗域行者。

吞盡者要來了。

這些話仍讓我感到害怕，還有那整片紫羅蘭色又看不見星星的夜空。許多人都害怕，這會是永無止境的漫漫長夜。

但是，這不會是凱瑞西的末日。確實，所有人都很不安。不只是瑪努薩，每個城邦的市集都沒開張了。人們把自己關在家裡，懼怕這紫羅蘭色的微光讓這個世界

陷入不尋常的暗影之中。薩哈達爾召集了神諭者議會，討論與制定許多計畫，但謠言四起，謠傳這片天不只諭示了末日即將降臨，連神諭者都躲起來了。那些見到璀璨幻象，也知道早該採取行動的人們心中充滿了不安。

但一切都無濟於事。當神諭者們現身並提出驅逐邪惡長夜的計畫時，人們一開始還不敢相信，但後來漸漸變成了寬慰，甚至感到喜悅。這個計畫並不是以魔科技為依據，而是回歸較為古老的方式，好帶給人們慰藉。人們開始歡慶，甚至以令人感到欽佩和意外的堅毅韌性回歸日常生活。凱瑞西人不是比我想像中的要堅強，就是比我預期中的還要健忘。或許兩者都有吧。

但我很清楚我的新誓言，和我嶄新研究的意義。我的決心從未如此堅定過。
我還得拯救世界，而且時間所剩無幾了。



雖然我們離開的計畫被籠罩的虛無給延後了，但我還是接受克萊桑的提議，一同前往塔札維許展開新生活。雖然瑪努薩是我的家鄉，但那幾個月在塔札維許的喧鬧市集中生活十分快樂，這都要多虧有克萊桑的建議。薩哈達爾被選出來要守在城裡，撰魂師也一樣。這代表，這是咒舞者第一次在經過這麼多年後找到了固定的居所。克萊桑起初對此感到很不滿。她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流浪者，他們的誓言就是要永遠過上流浪的日子。若要在一個地方定居，就是讓自己活在牢籠之中，囚禁他們透過跳舞來尋求自由的靈魂。

雖然我們都不認為塔札維許是家園，但住在這裡還是有一些優點。我們可以跟著市民一同在市集和人群中穿梭，不會有人監視，也不會有人監聽。塔札維許在許多層面上也似乎比較自由，其中的人民也拋下了曾經將我們之間的關係視為禁忌的規制。

加入纏結者後，研究變得更加困難，也更為重要。纏結者們遵守誓言要協助我的研究，但要把整個實驗室從瑪努薩遷出去還是太難了。因此大祭司給了我執照，讓我能利用塔札維許最知名的資源：也就是市集。

市集的範圍幾乎要跟瑪努薩一樣寬廣，可說是城中城。它的範圍大到有自己的分區，每個攤位上都販售著來自凱瑞西各個角落的工具與材料。老實說，雖然我曾來過這裡，但市集之大和其美麗每每都會讓我頭暈轉向。像是高聳林立的高塔、巷弄間懸掛到不見盡頭的各色日織布品、市集之間繚繞的煙霧，還夾雜著上百種各地

凱瑞西人不是比我想像中的要堅強，就是比我預期中的還要健忘。或許兩者都有吧。

料理的香氣。因為我得把重心放在研究還有防止浩劫上，所以得仰賴克萊桑協助我取得所需的物品。比起我，她更常遊歷四海，也更能應付那些交易商和工匠們，也有能力跟商人討價還價，而我連跟他們打個招呼都有困難。

雖然克萊桑的幫忙讓我的研究有所進展，但還有其他麻煩。

當心，暗域行者。

吞盡者就要來了。

這個聲音仍揮之不去。

我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適應璀璨幻象，也終於有能力把它們拋諸腦後，並專注在我的研究上。從我第一次把觀測鏡對準虛無時，虛無就對我低語了許多次。我能聽到那邊生物的話語，但這個聲音的主人與它們不同，是之前的那個聲音，那個有別一般、在我心中種下恐懼種子的聲音，我也很清楚，這個聲音一直在找我。在市集裡時，那個聲音又再次響起，讓我全然愣住了。

暗域行者，當心。

我杵在原地，站在一個從塔札維許最遙遠的廷嘉拉城邦來的華麗玻璃絲攤位前。這些貨品確實價位不低，雖然不斷有顧客往攤位靠近，但商人還是會仔細篩選那些她認為買得起商品的貴客。

暗域行者，當心。

吞盡者就要來了。

他離此不遠了。

他是一切的末日。

他叫迪曼修斯。

他是虛無領主，他的飢渴無窮無盡。

是克萊桑把我從幻象中拉回來。當我回過神來後，發現她正在和商人道歉，而商人正用警戒的眼光盯著我這個擋住她財路的討厭鬼。克萊桑將默默發呆的我拖回住處，耐心地等待我回過神來，好對剛剛的情況做解釋。我把我聽到的告訴了她，而她也靜靜聆聽。當我把故事說完後，她仔細地深思我所說的話，而她對事件的問題和觀察力一向都很敏銳。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談起這個聲音，而她也是第一個知道的人。

「這一定和璀璨幻象有關聯。」她說道。「或許你對虛無的研究，讓你的心靈……能感知到其他東西。」

我對此當然是一無所知，而她所說的也起不了任何安慰作用。接著她告訴我一

個消息：咒舞者要再次離開了。克萊桑告訴我，如果我想要的話，她可以留下來。雖然她提議這麼做，但我的心中早已有底了。她許下了誓言，我也是一樣。

我向她承諾，我不會讓我心中的恐懼干擾我的研究。



我獨自一人迷失了好幾個星期。沒錯，我努力工作，卻付出如此之大的代價，導致我放棄了休息、飲食和任何能讓我分心的事。我腦袋裡的聲音也把我和克萊桑一同找到的幸福自由推到了一邊，並以恐懼取而代之。確實，儘管我對我的愛人許下承諾，但我對凱瑞西即將面臨的危險感到越來越害怕。我的儀器告訴我，我們世界外的虛無能量正在以令人擔憂的速度累積。這些能量很快會有一天不只讓凱瑞西人懼怕，甚至會造成更龐大的影響。能量會撕裂我們的世界，讓世界之魂毫無防備，而這些虛無能量宛如獵食者似的，只會因我們的恐懼而壯大。

當心吞盡者。

但我的辛勞沒有白費。我在這幾週的研究中找到了解答。這個答案起初是如此明顯，但我到現在才開始發現。我可以想個辦法來保護凱瑞西及其人民。

我可以拯救我的世界，但我自己一人辦不到。

我需要纏綴者還有整個世界的資源，才能完成這項任務。我會定期和他們會面，讓他們知道我研究的進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看到他們是如何看待我的，或許我也不該怪他們。我早已筋疲力盡，但卻對這個研究感到狂熱，狂熱到連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安。研究的資料十分複雜，也只有我能夠解讀，讓我忙到焦頭爛額。而且研究還尚未完成。或許這是我最大的失敗，我從一開始就沒有給他們解答。

但我不想過於草率。因此我只能等待，但也讓我付出了代價。

與此同時，那個聲音，那個聲音又響起了！那個曾經十分簡短的警告，現在變成了一首牽動我思緒的怪異詩歌。

暗域行者，當心。

吞盡者就要來了。



在實驗室裡睡了好長一段時間，也幾乎什麼都沒有吃，我才終於返家，發現克萊桑

或許這是我最大的失敗，我從
一開始就沒有給他們解答。

在等著我。能見到她對心煩意亂的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她緊緊抱住了我，但我只能無力地站在原地哭泣。

當我流乾了淚水、結束哭泣後，她才退開。我走向前想親吻她，但她卻笑了笑，把我推開。她備好了熱熱的洗澡水，那次澡雖然漫長，但也很美好。我什麼都不做，只是沉浸在她的關愛之中，看著她為我擦洗身體，讓我忘卻幾週下來的疲憊。接著她把浴缸裡的水放掉換新，然後和我一起泡澡。這段時間，我把虛無和纏結者全然拋諸腦後。克萊桑甚至成功淹過了我腦海裡的聲音。

我覺得……心中的空缺總算獲得填補。變得更加完整。這是我幾週下來第一次覺得，總算找回自我了。我們身穿亞麻，一同坐在溫暖的夜空下，一邊喝著酒。她則是告訴我她去了哪些地方，又跳過哪些舞。她還告訴我為什麼就算在虛無渲染的天空下，她還愛著凱瑞西、愛著生命，還有愛著我。

在與她團聚和找回自我之後，我覺得自己勇氣倍增，對我的研究和資料感到更加堅定。也讓我確信，我找到的方法是對的。

他們明天必須傾聽，我告訴自己。他們別無選擇。

當然，我不定的思緒也被克萊桑發現了。「你必須告訴我你在煩惱什麼事。」她口中吐出的低語充滿了溫暖與關愛，一點也不冰冷和空洞。

我吸了一口氣，克萊桑則緊握了我的手。

「時間不多了。」我說道。「我也知道是什麼在威脅著我們。」

克萊桑歪著頭，臉上全寫著擔憂，但也沒有打斷我的話。

「是迪曼修斯。」我說道。「他是虛無領主，而他試著想毀滅凱瑞西。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之魂會以璀璨幻象向我們呼救。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粉碎並吞噬這個世界，但應該不久了。這是我從資料裡解讀出來的資訊。這個世界會分崩離析，而凱瑞西人會在黑暗、痛苦與恐懼中死去。」

我看到克萊桑的表情變了。那個感覺我再熟悉不過了，而現在恐懼也開始在她心中蔓延。我緊緊拉近她的手。

「但我可以拯救凱瑞西。」

她驚訝地瞪大雙眼。「你可以阻止虛無領主嗎？」

我搖了搖頭以示回應。「沒辦法。我想任何人都無法。迪曼修斯會破壞這個世界。那是勢不可擋的力量。」

「但是你說——」

我緊握了她的手。「我說我可以拯救凱瑞西，或者說……大部分。凱瑞西人

會存活下來。但我不知道虛無領主是否會放棄他的獵物，轉而尋找另一個目標。」

當時，我感覺到我對克萊桑的愛變得更加強烈。我見證了她的轉變。她對我、對我研究的信仰和驕傲，我的誓言還賦予了她力量，對我來說也是如此。她甚至輕輕地笑了一下。

「纏結者怎麼說？」

我也接著笑了。「我還沒告訴他們。」

克萊桑退開並站在那裡，表情十分嚴肅。「你說時間不多了，然後你還沒告訴他們？」

我嘆了口氣。「這……很複雜，親愛的。這個團體並不團結。有些人相信我，但有人則稱我為虛無巫士，還說我的加入是個錯誤。」我的肩膀癱了下來。「他們已經對麻煩感到厭倦，也想要個解答。但如果我不做萬全的準備，他們會漠視這個答案。」

克萊桑緊緊地交疊雙臂，開始從陽台走回臥室內，她的腳踢著地毯，就像咒舞者踢著沙地一般。我驚訝地看著，等待我應受的批判。

「如果他們想要答案，就給他們啊！」她腳步沒有停下，一邊說著。「如果你完成了瑞西綬帶能量的計算，就展示給他們看。」她接著停下來看著我，但這次面露溫馨。「你忘了你是誰了。你是暗域行者。那是你許下的誓言。那就是你的真實身分。」她走向陽台，對著下方漆黑的城市敞開雙臂。「凱瑞西人很堅強，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但世界之魂對你呼喚。你聽到了聲音、做了研究，也找到了答案。即使凱瑞西最頂尖的人羞辱了你，之後又秘密求你協助，但你還是支持著凱瑞西。你就是解答。」

我啞口無言。從來沒有人對我做過如此評價，還對我抱持著無可動搖的信念。克萊桑抓住我的手，拉我起身。她溫柔地親了我。「你可以拯救世界，親愛的。你注定該如此。」

我凝視她的雙眸，她也回望著我。我在她的懷裡顫抖，幾乎無法站穩，但克萊桑堅定且自豪地站在那裡，她的力量堪稱是世界奇蹟。

她說的也沒錯。我早已迷失自我太久，心中充滿了懷疑和恐懼。纏結者也在等待，他們自己的懷疑與恐懼也是與日俱增。

夠了。夠了。我是暗域行者，我也準備好了。

就讓虛無來吧，凱瑞西已經準備好了。

但世界之魂對你呼喚。你聽到了聲音、做了研究，也找到了答案。即使凱瑞西最頂尖的人羞辱了你，之後又秘密求你協助，但你還是支持著凱瑞西。

你就是解答。」



在前往向纏結者做最後一次報告的路上，我遇到了納琳和奇維扎。在這群傑出人士當中，就屬這兩個人與我最親近。我在市場熱情地和他們打招呼，卻看到他們露出不太情願的表情。

我拉下了斗篷的帽兜。我想我外貌的變化一定十分顯眼，對我的夥伴來說也是如此，而這兩人都有些驚訝地看著我。但我看到奇維扎的臉上閃過一絲痛苦的神情，我也突然感到有點緊張。我緊握著即將呈現且裝訂在一起的研究結果。

「我聽到了傳言。」奇維扎說道，接著欲言又止，目光往下看著滿是沙塵的街道。我認得這個表情，跟過去我在神諭者會議上看到的一模一樣。

「其實有些纏結者……」納琳說道。「不想與你和你的研究有任何瓜葛。」

我觀察著納琳的臉，所有問題的答案似乎全都寫在她臉上了。

當心吞盡者。

「納琳，這我知道。」我說道。「但究竟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現在才警告我？」
當心迪曼修斯。

她停頓了一下，想著接下來的話該怎麼說。「你的研究對議會來說根本難以理解。你也說接觸虛無能量，很快就會影響星球本身，但什麼事也沒發生。我們全都得靠你的資料和你的發現。有些人謠傳過去的方法很有效，而魔科技對凱瑞西一點用處都沒有。還有人……」

「還有人想把你踢出去。」奇維扎接著把話說完。「他們昨天晚上來找我們。這群人希望能撤銷你對誓言的職責。他們不覺得你是暗域行者，反而覺得更像是個虛無巫士。他們會等著與你對質。」

我搖了搖頭，但納琳急切的語氣再次讓我感到不安。「聽著！還有時間能導回正軌，但也已經不多了。你有支持者，我們也有幸能獲得薩哈達爾的支持，但他們的耐心也快耗盡了。他們需要解決方法。」

我學會了嚴肅看待納琳的建議，甚至比看待老朋友奇維扎的建議還認真。身為神諭者的秘密探員和纏結者的成員，納琳見過和聽過的比其他人要多上許多。人們不知不覺就會對她產生信任，也沒有人比她更了解當下的局勢。

當心吞盡者。

「我找到解決方法了。」我說著，語氣中帶著自豪。「就在這裡。你們看。我的研究完成了。我準備好了。」

我開始翻過文件，直到納琳緊緊握住我的手。

當心迪曼修斯。

「你確定嗎？」

當心這個虛無之主。

我點了點頭。「這也是我為什麼召集了今天的會議。」

他的飢渴無窮無盡。

「我可以拯救凱瑞西。」

納琳和奇維扎互看了一眼。就算他們說了什麼，恐怕我也沒聽見。

因為我正全心全意地聆聽另一個聲音。



在克萊桑的敦促下，我比平常還要晚發出召集邀请，但值得慶幸的是，纏結者也答應了邀約。當我與納琳和奇維扎一同前往公會大堂時，我想起了他們的警告。或許纏結者的回應並不是因為想知道解決方法，而是想見證我的失敗。

儘管在市集廣場上的談話和我想像中的不一樣，但我們三人還是依照我的計畫，搶先其餘的秘密結社成員一步到會面的地點。我脫下平常的旅行者斗篷，並一一迎接其他同袍。當他們看到我洗漱更衣、換上魔科技學家的紫金色長袍、頭上戴著瑪努薩貴族的冠冕後，都露出了震驚的神情，注意到這件事的我也感到有點高興。就連塔札維許的領袖彼列爾也不禁露出了微笑，儘管我們之間的地位不太一樣，但他還是愉悅地向我彎腰致意。

沒錯，我有所改變，所有人都看出來了。現在我該讓大家知道我的改變究竟有何意義了。過去幾個月，我向那些逐漸將我閉之在外的人闡述了我們遇上的麻煩。現在我會再次敞開他們的心房，並把解決方法展現給他們看。

「我的計畫在意義上會十分簡單。」我開始說道。「但在某個層面上會是凱瑞西有史以來最為複雜的挑戰。」我不需要我所攜帶的那一疊羊皮紙，因為我早已把計畫的細節牢記在心，好像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一般。但我還帶了別的東西來協助我的論述，也在此時把它拿了出來。這條銀色的布料輕得宛如毫無重量、光滑無比，就像一條緩緩的河流一樣湧動著。當我在手中翻動著它時，其深處發出了一道閃光，讓整個公會大堂籠罩在秘法光束的照耀下。雖然光線蒼白但又是如此與眾不同，讓所有人都深信這是布料本身的力量。

「我們都知道瑞西綵帶。」我說道。「多數凱瑞西領袖會持有這些物品，也象徵著我們與過去的連結。它們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提醒過去之事的信物。但我現在要告訴大家，它們也是我們未來的關鍵。我們都知道其中含有秘法，但我找到了駕馭那股力量的秘密。」我把綵帶高舉過頭。「透過我設計的裝置，這些神聖器物能夠把任何能量轉化成純淨的秘法力量。我們可以透過大型反應爐的核心來引導和駕馭這股力量，反應爐的設計圖我也繪製完成了。」

彼列爾向前跨了一步。我把手放下，好把瑞西綵帶展示給他看，雖然他離得很遠，好像害怕碰到它一樣，但他還是仔細地進行觀察。最後他終於抬起頭看著我。

「反應爐？」

「沒錯。」我說道。「透過它們，我們就能生成大片的秘法魔法屏障。這些屏障可以保護凱瑞西的各個城邦。它們固若金湯、堅不可摧，而我們也能受到保護。」這時我把視線望向整個議會。「別誤會了，虛無已經準備好奮力一擊了。我的研究告訴我，讓我們天空變得漆黑一片是『虛無領主』迪曼修斯造成的。只要時候一到，這個恐怖的實體就會粉碎我們的世界。每拖延一刻，我們就離末日越來越近。這是無可避免的。」我再次舉起這條看似普通的布料。「但他誰也無法吞噬。在屏障的保護下，我們凱瑞西人會安然存活下來。」

纏結者們靜靜地坐著思考我的提議。納琳在凹室裡微笑，奇維扎也表示贊同。她從座位起身，穿過眾人，並走來緊緊抓住我的手。

「這能成功。」我說道。「我很清楚。」

薩哈達爾露出了陰沉的神情，但我看得出來他陷入了沉思。「屏障的建造會是個大工程。」他終於說話了。「這會需要很多人力。」

我點了點頭。「是時候告訴人民了。現在有越來越多人能看到璀璨幻象。這讓他們感到害怕，虛無也因此越來越強大。你是大祭司。人們都在等著你和神諭者給他們答案。你必須盡快把一切都告訴他們。因為如果我們要保護凱瑞西，就得迅速把魔法屏障打造完成。」

彼列爾大聲嘆了口氣。「單是規劃本身就要付出許多努力，我們之中真正了解要打造些什麼的人只有你。」彼列爾望向薩哈達爾。「若要執行這個計畫，我……」

「讓暗域行者領導我們。」

眾人一同望向從凹室中走出來的納琳。「纏結者需要暗域行者。這是他加入我們的原因。」她環繞著房間，看著每一位成員。「我們不能再浪費時間爭辯了。我們需要一名領袖。得有人帶領我們，並讓世界做好準備。」

透過我設計的裝置，這些神聖器物能夠把任何能量轉化成純淨的秘法力量。我們可以透過大型反應爐的核心來引導和駕馭

她在我面前停了下來。我們四目相交，她也再次重申了她的結論。「讓暗域行者領導我們。如果依照他的指示，我們就能做好萬全準備。」

語畢，眾人開始竊竊私語。艾特莉絲的輕蔑笑聲最為大聲，但我完全不想理會。雖然有人皺起了眉頭，但也有人點了點頭，最終越來越多人同意我的計畫。

他們和我一樣，都審慎採納了納琳的建議。

但彼列爾卻嗤之以鼻。「荒唐。」他的雙眼打量著我，好像我是從路邊撿來的垃圾。「瑪努薩的魔科技學家沒有權力對狂野的大祭司下令。」

薩哈達爾皺了皺眉頭，犀利的話語彷彿戳到了他的痛處。「但是……」

「你千萬不能同意！」艾特莉絲哭喊道。「神諭者……」

「神諭者必須遵從我的指令。」薩哈達爾說道。

「或許……」其中一位名叫葛傑爾的商人領袖開口說道。他幾乎沒有在會議中說過話，但他是個謹慎且心思縝密的人。「或許我們可以先仔細讀過暗域行者帶來的計畫……」他轉向我。「如果能知道你的詳細作法，我們就能共同承擔使用瑞西綬帶的責任。」

奇維扎打岔道。「我們這是在浪費時間！你們都聽到暗域行者所說的了。虛無和迪曼修斯是衝我們來的。我們必須做出行動，而且是馬上行動。」她走向薩哈達爾，這個強硬的舉動近到讓他不禁退了一步。「下令吧，大祭司。只要你下令，就能動工了。」

彼列爾又再次大笑。「瑪努薩人民可是出了名地有耐心啊，奇維扎。但你的一舉一動還真讓人難以苟同。」

「夠了。」

所有人把注意力放到大祭司身上。他一臉嚴肅。他看著我，並用一道簡短的指令就把權力都給了我。

「就這麼定了。纏結者由暗域行者所領導。不論他下達什麼指令，我們都必須遵從。立即動工，這是我的最後命令。」

場面一片寂靜，但接著，纏結者一個又一個起身，站在我的身邊。很快就只剩彼列爾和艾特莉絲固執地待在原地，但有我身後大祭司和其他人的支持，我走向前並伸出了手。

「我們是為了凱瑞西。」我說道。「這一切都是為了凱瑞西人。」

這幾句讓艾特莉絲點了點頭，握住了我伸出的手。或許她的決定也說服了彼列爾，塔札維許的領袖坐在那裡盯著我好一陣子之後，最後也加入了我們。他雖然對

我怒目而視，我也不喜歡，但我選擇將之拋諸腦後。

還有很多事要做呢。



若要說凱瑞西和過去不一樣，那實在是低估了人們對現狀的理解能力，因為我們世界的轉變既迅速又令人吃驚。在我這個纏結者領袖的秘密引導下，神諭者議會下令所有人建造我提議的秘法反應爐，凱瑞西人也許下了新的誓言，好全力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

隨著全世界的人投入勞力的同時，虛無的聲音持續在我腦內響起。起初我嘗試將其忽略，後來才慢慢接納它，因為我知道我能夠聽見是有原因的。忽視它發出的警告實在太愚蠢了，而且這也讓我的決心更加堅定。

這個聲音警告了我所剩時間不多，警告迪曼修斯近在咫尺，警告虛無很快就會降臨我們的世界，最後由虛無領主把我們徹底吞噬。

老實說，人們對這件事也有所不滿，這麼說已經算是輕描淡寫了。但塔札維許和瑪努薩、加斯塔和德瓦許納，各個城邦之間的關係也就此改變。各處的街道、運河、市集和廣場都變成了導體和渠道搭建成的迷宮，各個管線和水道輸送的不是水流，而是瑞西綵帶散發出來的湧動秘法能量，使其能在大型反應爐之間流動，而這整個系統就形成了我們空中的龐大屏障網絡。

但人民的心境也很快有了轉變，因為某一天，虛無動搖了我們世界的根基。這一天全都在我的計算之中，也與我聽到的警告相符。我們貫徹始終地完成了任務。

秘法屏障在空中升起，它滋滋作響的聲音好像是有了生命似的，在虛無如沙塵暴般的無情摧殘下屹立不搖。屏障發揮了作用，凱瑞西人歡欣不已，所有人摯愛的城市和家園也都得以倖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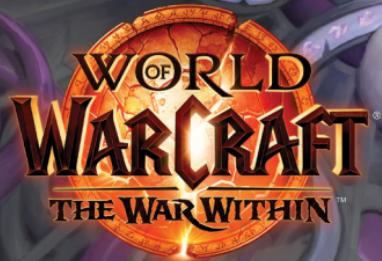
在這場吞盡之戰下，這是凱瑞西第一次看起來有存活下來的勝算。

但我不知道的是，人民的倖存卻得付出慘痛的代價。雖然我拯救凱瑞西人免於毀滅，但事實上，我卻帶他們走向另一個萬丈深淵。

各處的街道、運河、市集和廣場都變成了導體和渠道搭建的迷宮，各個管線和水道輸送的不是水流，而是瑞西緞帶

關於作者

Adam Christopher 是紐約時報暢銷作者，著有《*Star Wars: Master of Evil*》、《*Star Wars: Shadow of the Sith*》以及《*Stranger Thing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等作品。他也為熱門的 CBS 電視節目《福爾摩斯與華生》以及獲獎的電玩遊戲系列《冤罪殺機》撰寫過官方周邊小說。Adam 是阿奇漫畫 21 世紀的超級英雄「盾牌俠」的聯合創作者，他也為映像漫畫的 Greg Rucka 與 Michael Lark 創作的《拉撒路》系列以及 Big Finish 和 BBC Audio 的《超時空奇俠》宇宙撰寫過。他不僅是國際暢銷書籍《*Star War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週年選集系列的貢獻者，Adam 還為 IDW 撰寫了全年齡適讀的《*Star Wars Adventures*》漫畫。Adam 的原創小說包括《*Made to Kill*》以及《*The Burning Dark*》等，而他的出道小說《*Empire State*》也榮獲了《*SciFiNow*》與《金融時報》的年度最佳書籍。



凯瑞西的 末日

作者：ADAM CHRISTOPHER

3

以太皇族

故事

ADAM CHRISTOPHER

插畫

CYNTHIA SHEPPARD

編輯

CHLOE FRABONI

設計和藝術總監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劇情顧問

SEAN COPELAND

創意顧問

RAPHAEL AHAD, NICHOLAS McDOWELL,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STEPHANIE YOON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I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O, VALERIE STONE



©2025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暴雪娛樂出版。

故事純屬虛構。作者或美術作品中出現的名字、角色、地點和事件皆純屬想像或僅做虛構情節用途，若與現實中的人、企業、事件或當地文化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對任何作者或第三方網站出版之內容並沒有控制權，也毋需負起任何相關責任。

接下來的好幾年，凱瑞西和人們的心中都籠罩著恐懼和黑暗。只要屏障還屹立不搖，它們散發出來的秘法微光和怪異的暖意就是讓我們世界存活下去的僅存力量。凱瑞西的兩個太陽，米特爾和提米特的光芒再也不會照耀在這片大地上了。它們已經被迪曼修斯的無窮飢渴給奪去與吞噬。凱瑞西現在被困在虛無之中，成了恐怖領主的囚徒。

儘管現在和未來都會籠罩在黑暗之下，但我們人民心中的力量依舊十分耀眼。

我們都抱持著希望。對我們自己還有對神諭者議會的希望。

而纏結者則對我抱有希望。

屏障外的虛無像頭猛獸一般持續發動攻勢，但凱瑞西人卻找到另一種力量。不羈者、交換者、試煉者和建築者不甘袖手旁觀，無論是用法術、機械或新穎的裝置，大家都團結起來一同反抗這片未知的虛無。虛無是個無形又可怕的東西。但凱瑞西人的精神卻很英勇且堅定，這是虛無領主迪曼修斯無法預見的。

屏障持續維持下去……但也很快變成了一場消耗戰。沒錯，我們受到了保護。也的確，生命盡可能地存續下去。

但我們究竟能維持多久？

因為現況是，我們現在仰仗的保護網讓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些秘法屏障或許拯救了我們的城市，但也緩緩侵蝕了人們的心靈。

這個事件一開始有許多名稱，但最後成了為人所知的大破滅。

我早就看到了徵兆，但我只能詛咒我自己，為什麼當時沒有盡快採取行動。隨著屏障的建立，那些建造它們的人民也變得越來越虛弱。他們的皮膚不斷剝落，好像經歷一場大火一般，全都化成灰燼。或許我的研究和計算都應該受到我自己、持續支持我的納琳，還有希冀我指引的纏結者的質疑。如果他們能見我所見，知我所知，並懷疑我隱藏的真相，我或許就能找到解決辦法。

現實很簡單：這片廣大的屏障或許十分堅固，但它們的能量卻持續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所需的魔法湧動也大到了常人無法理解的程度。雖然令人感到害怕，但我的計算是正確的，在消耗戰的短期內為了維持屏障，這一切都是可接受的代價。

不過，迪曼修斯的耐心十分堅定，短期之內是不會動搖的。這場消耗戰持續越久，凱瑞西人的命運也越加悲慘。

我諮詢了魔科技學家和法師來尋找答案，但隨著問題的嚴重性變得越來越顯眼，他們也變得越來越封閉。他們並不是為了研究我的資料，而是埋首於從墓穴挖出來的遠古典籍之中、依靠過去其他地方的法術，並開始轉求迷信和儀式來尋求我無法給出的答案。

大破滅很快便從那些近距離接觸秘法的勞工，擴散到城市裡的人民身上。屏障湧動著等同於許多太陽的無盡能量，雖然不會覺得燙，但身體會不斷受到灼燒、扭曲和萎縮，而肉體也會變得焦黑。從神諭者到荒地的流浪者，所有凱瑞西人開始以層層繩帶包裹住自己不斷崩解的軀體。隨著時間的推移，屏障保護下的城邦裡滿是認不出面孔的人們。

凱瑞西人很堅強，但實際上好像不是如此。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我也擔心大破滅會讓我們走向毀滅。曾受神諭者議會謹慎治理的社會開始瓦解，就跟現在我們只透過繩帶來維持的形體一樣，總有一天會被摧殘殆盡。那些異議的低語又再次出現，但現在還伴隨著在我們世界的城邦裡前所未見的暴力。

先有大破滅，後來……充斥著混亂。一些曾對抗虛無的人開始用魔法攻擊自己人。塔札維許和瑪努薩部分遭到廢棄的地區變成了戰場，只剩下保護它們的秘法反應爐和導體，而我只能悲傷地看著人民陷入瘋狂。神諭者對此採取了強硬的手段。多虧有他們，還有凱瑞西人對誓言的赤誠，我們才免於陷入真正的無政府狀態。但就算是最寧靜的日子裡，空氣中瀰漫的緊張氛圍也實在令人難以承受。

這個事件一開始有許多名稱，
但最後成了為人所知的大破滅。

或許這也不重要了，因為我的計算中還有其他錯誤。實際上，瑞西綬帶能完美地轉化任何能量，也包括虛無的能量。雖然它們為屏障提供動力，在覆蓋凱瑞西的秘法反應爐網絡之間引導能量，但它們的本性意味著整個過程會自然地逆向進行。虛無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導致迪曼修斯的每一次攻擊都會為反應爐提供能量。能量會由屏障給吸收，再由瑞西綬帶轉化，而這一切都並非我設計的本意。一開始的我欣喜若狂，但當我意識到我讓人們墜入萬丈深淵時，我的興奮感變成了絕望。這麼多年來一直暴露在逐漸加強的秘法能量下……這才是造成大破滅的原因。

屏障得以維持下去，但困於其下的人們卻只能慢慢走向毀滅。就算迪曼修斯真有那麼一天突破了我們的防禦措施，他想吞噬的這個世界或許早已被破壞殆盡了。



「我好害怕。」

克萊桑躺在床上，她的臉卻沒有面向我。我跪在她身旁的地板上，身旁備好了一捲全新的繩帶，用來剪去她身上繩帶的剪刀則放在她的背上。這讓我不禁回憶起她以前肌膚的樣貌和觸感，是那麼的柔軟且溫暖，但我現在實在不知道能不能再有同樣的感受了。

「親愛的？」

克萊桑這時才把臉轉向我。我看著她的雙眼，她從繩帶隙縫之間露出的眼睛宛如閃亮的寶石一般。當時，我能見到的就只有她的雙眼，她見我也是如此。

但她的话语讓我感到吃驚。噢，她過去曾和我分享她的恐懼，我也一樣。但現在，她的話語中還有其他的涵義。我也感覺到了。克萊桑不是因為自己，也不是因為我而害怕，而是為了凱瑞西和凱瑞西人的命運而感到恐懼。一想到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沒有任何用處，花了許多經歷打造的屏障只是拖延了不可擺脫的命運時，我們就感到無比痛心。屏障讓我們的人民變成行屍走肉，在迪曼修斯前來毀滅我們之前，我們的身心靈早已被摧毀殆盡。

克萊桑又再次把目光移開。我則繼續幫她更換繩帶。當我剪開第一層繩帶時，克萊桑嘆了口氣。繩上繩帶是必要的保護措施，但經過了這麼久，任何人都還是無法習慣它們帶來的束縛。

「如果我們註定得死，」克萊桑說道。「至少我們能死在一起。」

我繼續裁切繩帶。

克萊桑不是因為自己，也不是因為我而害怕，而是為了凱瑞西和凱瑞西人的命運而感到恐懼。

「我們也至少在死前奮鬥過。」她繼續說道。「你盡心盡力服侍凱瑞西了，親愛的。屏障也發揮了作用。」

我忍住笑意，也對我自己的反應感到意外。我停下了動作。「我保護了凱瑞西，但引起了人們的內鬥，也讓他們註定死在曾經完美的保護措施下。而最後，我們只是在拖延死期而已。我們所做的一切……有時會讓我不禁在想，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們這麼做是為了我們自己。」克萊桑在床上轉過身來，伸出自己纏滿繃帶的手，並緊緊握住了我。「我們會以凱瑞西人的身分死去，才不會變成什麼可怕的虛無怪物。親愛的，那才是真正的永久折磨。你拯救我們免於那樣的命運，也因為如此和諸多其他原因，我才一直愛著你。」

當時，我的心中響起了一個聲音。不是過去發出警告的聲音，而且那個聲音我也有好幾個月沒聽到了。這個聲音十分簡短，也只有單一聲調……不，那是個簡短的訊息，那個聲音宛如響鐘一般，蓋掉心中其他的所有聲音。我堅定不移地把視線焦點從她的雙眸上移開，並轉移到她的背上，於此同時，我也解開了她背上的最後一層繃帶。這層布料照理來說應該要因為下方腐爛的肉體而染成深色。但下方的卻是……

我無法相信自己所見到的。

克萊桑想起身，但我示意她躺著不動。我放開了她的手，而她也因為驚訝而大叫一聲，但我整個人早就被眼前的景象嚇到彈了起來。我熄滅了燈籠的火光，想讓整個臥室瞬間陷入黑暗。

但不，房間並沒有因此變暗！克萊桑的身體散發出光線，雖然蒼白，但很清晰。當我的眼睛適應了光線後，我看了一下在繃帶下不斷移動的光波。那些光線不只是從我揭開繃帶的肉體上散發出來，其他身體的部分也散發著同樣的光。

這樣的光我十分熟悉。這道光是所有凱瑞西人在過去慘澹的幾年裡十分熟知的。

那是秘法屏障的光線。克萊桑的傷勢不再是肉體上的苦痛，而是變得奇幻無比。瑞西繃帶轉化的能量似乎超越了某種限制，且再次超出我的計算之外。

不再受到肉體的限制。

我呆站在原地，克萊桑身上散發的秘法微光在房間內和我身上產生了光波。變得截然不同。

我聽著心中的聲音，強忍住衝動

沒錯，你很清楚。這就是解答。
不去看突然在我肩膀上感覺到的東西，
你知道的。
但那裡什麼也沒有。
但你的族人聽得進去嗎？
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我知道我得拯救我的族人。



薩哈達爾盯著克萊桑看。我因為請她來這裡、讓眾人看她散發微光的軀體、並成為科學研究的實驗體而感到羞愧。但她同意了這項任務，我也對此感到欣慰。就算凱瑞西已經沒有未來，她也是證明凱瑞西人還有希望的證據。

薩哈達爾和其餘的纏結者都等在一旁。現在的纏結者變得更少了，有許多人都早已被大破滅給吞噬。至於還存活下來的人都綁著繩帶，他們身上的衣著與長袍也成了辨認身分的唯一線索。

薩哈達爾看著克萊桑褪下背上的繩帶，然後進一步露出自己的左臂。她焦黑的肌理上裂縫交錯，宛如她的族人曾踩過的遠古石頭路面，而那些裂縫中透出了秘法的微光。

「你對你的計算感到很自信。」

發話者是奇維扎，她所說的不是問句，而是個陳述。她和納琳一如往常地站在我身邊。雖然我現在無法看到納琳的笑容，但我想在那些繩帶之下，她的微笑依舊燦爛。

我向他們行禮，接著轉向薩哈達爾。

「瑞西綵帶確實是力量強大的器物。」我說道。「現在它們還有一個謎團有待解開。」我看著朋友們看不清表情，且綁滿繩帶的臉。「你們還看不出來嗎？如果我們是能量的載體，我們也就不需要這個世界了。我們想去哪就去哪，星外暗界各處都可以。瑞西綵帶不只能讓我們存活下去，我們還能變得截然不同。」

薩哈達爾聽到我說的話後縮了一下。他看向彼列爾，但兩人都不發一語。雖然無法看到他們的表情，但他們的肢體語言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

我繼續我的論述。「大破滅勢不可擋。那是屏障的副產物，也是我們人民無法阻止的末日。但如果我們能扭轉命運呢？如果我們能活下去呢？這是能量的轉化。

如果我們是能量的載體，我們
也就不需要這個世界了。我們
想去哪就去哪，星外暗界各處
都可以。

也是凱瑞西人的轉化！我現在就跟大家說，這行得通！」我舉起手，並褪下上頭的繩帶。下方的肉體早已乾枯，幾乎就要與骨頭分崩離析，但是……它就在那。秘法的微光雖然比克萊桑還弱一些，但事實就擺在眼前。「我們不會再被肉體束縛了。有了瑞西綵帶，我們可以把自身轉化成能量。我們可以存活下去，我們所有人和我們的世界都可以。我們可以打造新的凱瑞西和嶄新的未來，無須屏障的保護，也能脫離迪曼修斯的魔爪。」

我停止說話，身邊的纏結者也鴉雀無聲。為什麼我們要穿著這該死的繩帶，這樣我根本看不到眾人的真實反應。但事實上，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我知道瑞西綵帶是我們的救贖，只是我還沒找到方法。我的心中感到無比羞愧，因為我很清楚，如果要找到正確的方法就需要時間。

而我同袍的耐心所剩無幾了。

接著，納琳打了岔。

「這是狗急跳牆。」她說道。「這是拿命在當賭注。」

薩哈達爾和彼列爾都嚇到了，兩人又再次面面相覷。

「不過，」納琳繼續說道。「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若要讓凱瑞西人得以倖存，我們別無選擇。」她指著我。「有暗域行者的努力，我們才能活到今天。」

有些人對此竊竊私語。低語不絕於耳。我感覺到克萊桑握住了我的手。這是這麼久來我第一次碰到她的肌膚，雖然十分焦灼、乾燥，皮膚也十分脆弱，但有那麼一刻，我沉浸在過去與我的摯愛相處的那些回憶湧流裡。

但這時，彼列爾打斷了我的奇想。或許他的話是說給薩哈達爾聽的，但似乎對我意有所指。

「褻瀆。」

大堂裡的人都震驚地倒抽一口氣，克萊桑的手也突然握緊。

薩哈達爾舉起自己包滿繩帶的手。「請肅靜。」他看著我。「我得好好思考一下。」他對著纏結者說道。「離開吧。當我決定好之後會再召集你們。」

語畢，纏結者就離開了。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集會了，但當時的我還不知道。



薩哈達爾隔了好幾天都沒有傳話召集。但我沒有閒著等待他的指示，也很確定那只

是一種禮節而已。因為我很清楚，我的任務刻不容緩且艱鉅，時間也是我們的頭號大敵。因此我開始去收集秘法反應爐中還尚未使用的瑞西綬帶。當我開始行動後不久，那個聲音又出現了。

沒錯，暗域行者。馬上收集，不然就太遲了。

這不是我第一次思忖這個聲音的源頭了。那是真的嗎？還是只是我的心在向我對話？因為當我在收集瑞西綬帶時，那個低語說的都是我早就知道的事。

瑞西綬帶是邁向未來的關鍵。凱瑞西人的晉升就近在咫尺。

我無法獨自行動，因此我請求納琳協助我。她的探員網絡觸及了凱瑞西各處，要收集瑞西綬帶也需要許多人手。

但三天之後，納琳帶來了令人擔憂的消息。她的探員未能完成任務，瑞西綬帶早已消失無蹤，而收集的人正是薩哈達爾。儘管如此，她快速地打消了我興奮的念頭。她懷疑大祭司的行動如此迅速，是在為了即將發生的事做準備。納琳在她的旅途中看過也聽過許多人事物。根據謠傳，薩哈達爾不再以大祭司自居了，而他也準備好要在明天發表公開演說。

薩哈達爾在計畫著什麼。據納琳所述，那些計畫並沒有把纏結者納入其中。

我召集了奇維扎還有克萊桑，因為我十分擔心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所以想把她留在身邊。我們的會面進行了多久，我不清楚。但突然之間，一陣鐘聲響徹全城。那是從市集廣場傳來的，而我們四人速速趕往廣場，發現那裡早已擠滿全身綁滿繩帶的市民，而且比我過去見過的還要多。似乎納琳聽到的消息已經傳開了，這也不是我第一次咒罵我對誓言的忠誠，這使得我常常錯過世界各地的消息。

鐘聲又響起了第二次，市集公會大堂的陽台上似乎有動靜。薩哈達爾現身了，彼列爾則站在他的身邊。但他身旁還站了一個我有許久沒看到的人。

「是撰魂師。」奇維扎在我耳邊對我低聲說道。「她總算不再東躲西藏了。」確實如此。自從屏障升起後，那些流浪的試煉者已經融入了城邦裡的住民，就連克萊桑也有好幾個月都沒見過撰魂師了。

薩哈達爾敞開雙臂，群眾也慢慢安靜下來。

「凱瑞西的未來正處於危險邊緣。」他說道。「各位，我不會欺騙你們。我們奮鬥了那麼久，都是為了保護大家。我們努力了那麼久，都是為了保障大家應有的未來。吞盡是個永無止盡的折磨，而保護我們的方法也只能讓我們走到這一步田地。」

這一刻總算來了，儘管我的心中時常響起那個聲音，以及納琳事前對我的警

告，但現在的我又重新燃起了信心。薩哈達爾會照著我們的建議去做。人們必須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因為過了這麼多年的掙扎和改變後，這將會是他們所面臨過最大的挑戰。

「改變的那一刻就要來了。」薩哈達爾繼續說道。「我們所有人都得改變。過去幾年來，你們付出了努力，並遵循了你們的誓言。神諭者議會讓你們付出了許多，凱瑞西人的力量也受盡了考驗。我們的身體皆受到了摧殘，我們的人口也在逐漸減少。」

「我們即將面臨最重大的考驗，因此我們必須團結、放下一切成見和爭端。我們有毅力，我們有決心，而我現在要向你們許下新的誓言。我不再是你們的大祭司了……」

「我現在是你們的至高帝王。」

儘管我還在努力去理解薩哈達爾的話語和箇中含意，但我感覺到身邊的同伴都緊張了起來。宣稱自己是至高帝王的策略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我也無法理解。

「身為你們的至高帝王，」薩哈達爾說道。「我有真相要告訴各位。」說到這裡，他把視線望向天空，看著上方保護我們免受虛無黑暗侵襲的粉色穹頂。「屏障對我們來說是一種保護，也是一種詛咒。我們被困在其中，任憑大破滅摧毀我們。」他在陽台上向前跨了一步，並向下看著人民。「但是各位，大破滅不是意外。有人秘密設下了這個計畫，而這個人想決定我們的命運。就算凱瑞西人拚了命想生存下去，他也一心一意想讓我們走向毀滅。」

克萊桑緊緊握住我的手。我想著我的研究、我們所做的準備，就算不是為了這個世界，我們活著的每一刻都是為了保全人們的未來。

我幾乎無法相信薩哈達爾現在所說的話。

然而，這個新宣示的至高帝王就站在陽台上，伸出了綁著繩帶的手。

他一手指向我。

「暗域行者就在那裡。」他說道。「他是虛無巫士。他是個大叛徒！在他身邊的都是與他策畫陰謀的同夥，他們還計畫要把世界獻給虛無領主。他們和同夥都會秘密聚會，打著拯救凱瑞西的名號，但實際上是背地策畫。我的人民，災難是他們帶來的。是他們欺騙了我們。大破滅都是他們計畫好的。他們的褻瀆行徑背叛了我們所有人！」

接著我感覺到克萊桑抓住了我的手。我困惑地轉過身來，恐慌地看著廣場上滿是敵意的群眾把我們團團包圍。

我們有毅力，我們有決心，而我現在要向你們許下新的誓言。我不再是你們的大祭司了……」

「我現在是你們的至高帝王。」

「把他們拿下！」下達命令的是撰魂師，她的聲音宏亮且尖銳，還帶著滿滿的憤怒與憎恨。

「別讓他們逃走了！」

撰魂師才剛對人群下達指令，頭頂上的巨大秘法屏障開始土崩瓦解，還發出雷霆萬鈞的破裂聲響。群眾馬上蹲下來，舉起雙臂罩住自己的頭。接著他們望向天空。所有人都帶著恐懼，靜靜地看著保護塔札維許的透粉色湧動屏障一次又一次地分裂，好像屏障不是用秘法能量，而是用廷嘉拉玻璃做成似的。

所有人都盯著看……但撰魂師和薩哈達爾卻沒有這麼做。當群眾的恐懼逐漸轉變成對我們的憤怒時，我朝公會大堂的陽台瞥了一眼。我看到了，真正的叛徒和密謀者都在上頭。那兩個人在竊竊私語，一點都不感到恐懼。

當屏障開始碎裂消逝的同時，天空又恢復成虛無那令人噁心的紫色，群眾的注意力也轉向帝王所責難的對象上。

我們真的很慶幸有納琳和奇維扎在身邊。他們有著超群的戰鬥技巧，雖然我們被團團包圍，但他們全都是未經訓練的平民。我兩個英勇的朋友迅速把暴民推開，讓我們四個能安全逃離廣場。納琳領在前頭，她對城市和其秘密的熟悉程度成了我們逃脫的優勢利器。我的情緒十分複雜，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在後頭，並死死牽著克萊桑的手。

但現在整座城市都和我們為敵。我們走過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市民，每個都怒火中燒，有些還帶著武器。看來帝王的律令已經傳開了，神諭者議會也支持了這些行動。

在我們奔跑的同時，我迅速意識到我是個累贅，只會拖緩我們逃離的速度。我們在一個陰暗的角落停了下來，我則開始制定計畫。必須先保全克萊桑的安危，而奇維扎也答應了要保護她。儘管帝王背叛了我們，但我很清楚我還有任務要完成。無論有多麼渺茫，只要有機會，我就要用瑞西緞帶來拯救凱瑞西人。納琳能在這個任務中保護和協助我。

因此我們兩組人分道揚鑣，迅速道別，並承諾在一切都安定下來後重聚。接著，我就看著奇維扎和克萊桑的背影迅速消失在巷子裡。

我在他們離開後也開始跑了起來。整個城市已然陷入混亂，天色隨著翻騰的虛無變得暗沉，而我曾經抱持的希望也隨著保護我們的屏障一同消逝殆盡。



艾蘭里亞·風行者在特洛古斯裂隙的一處高原上停下腳步。

「然後呢？」

暗域行者暫停調查前方的情況，並向後飄到他學生身旁。

「你有什麼疑問嗎？」

「我有好多想問。」艾蘭里亞說道。「你不告訴我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嗎？」

暗域行者停頓了一下。「也沒什麼好說的了。」他說道。「我和納琳最終完成了任務。」

「最終？」艾蘭里亞嘆了口氣。「我必須知道更多細節！」

「必須如此嗎？」暗域行者問道。「瑞西綬帶拯救了我們。我們的人民被轉化成能量構成的生物。迪曼修斯進逼並吞噬了凱瑞西。凱瑞西人無力阻止，但我們卻以某種形式存活了下來。」

艾蘭里亞的下巴因吃驚而垮了下來。「那克萊桑呢？她後來怎麼樣了？至高帝王向你問罪之後又發生了什麼事？你現在講的好像一切都和你毫無關連一樣。」

「發生了許多事。」暗域行者說道。「許多人遭受到磨難。我再也沒見過克萊桑了。納琳和奇維扎……薩哈達爾和撰魂師……」

他的聲音逐漸變小。艾蘭里亞堅定地看著他，雙手因沮喪而緊握又鬆開她的弓。

「他們的故事就留到下次再說了。」他最終說道。「凱瑞西人存活下來了。至少是一部分的人。」

艾蘭里亞搖搖頭。「他們存活下來，但你卻背棄他們，讓自己與世獨立。都是為了什麼？為了懺悔？因為羞愧？還是出於恐懼？比起過去，他們現在更需要你。」

「在這一點上，」暗域行者說道。「你的準頭簡直偏得離譜阿，弓箭手。」

艾蘭里亞挫折地嘆口氣。「你的歷史教訓比你想像中的還要沒幫助。你是單純想透過分心來讓我的心靈恢復平衡嗎？」

「是你自己的限制才讓你不平衡，艾蘭里亞。放下你的重擔，還有那些你關心的人。是他們阻礙了你的本性。」

「我關心的人？像你對克萊桑那樣？還有奇維扎？」

暗域行者靠近了一點。「或許你真的明白了。雖然這就是你想從我這裡知道的真相，但真正的教訓並不是凱瑞西的故事，而是克萊桑的故事。希望透過她的故事能讓你明白，人的一生中注定會走上岔路，有些人的命運也注定不會交織在一起。某些未來確實存在，但不會有任何交集。若要找到自我，你必須清楚理解這一點，

「在這一點上，」暗域行者說道。「你的準頭簡直偏得離譜阿，弓箭手。」

你也必須在你人民的福祉、你一族的福祉還有自己的福祉之間做選擇。」

艾蘭里亞盯著暗域行者，嘗試想理解他所說的話。他說的算有道理，她知道……

「那裡！」

艾蘭里亞轉過身來。高原上不再只有他們兩人。他們找到了虛無亡魄。

或者該說，虛無亡魄找到了他們。

這個滿是湧動虛無能量的生物矗立在他們面前，紫色煙霧般的黑暗力量從它覆蓋護甲的肩膀上飄散而出，背上還長了六隻宛如刀刃一般的破碎翅膀。這個弓著身子的生物臉上戴著一個厚重的鐵製面具，只露出一張滿口尖牙的大嘴。散發的微光能量籠罩著它可怕的形體，宛如受到詛咒的凍霜一般，在艾蘭里亞的眼中成了舞動的光點。她眨了眨眼，做好戰鬥準備，感覺到她的耳朵因為心臟怦怦跳動而有些脹脹的……

不。這個聲音不是出於她的恐懼或心中的想法。這個聲音源自其他地方。無盡的扭曲虛空遠處傳來一陣低語。那個聲音吸引著她，聽起來很陌生，但又十分熟悉。

艾蘭里亞把視線從生物上移開。她看到身後的暗域行者飄在那裡，一動也不動，凝視著那個亡魄。她看著他伸出一隻手，他的表情十分祥和，幾乎可以說是……友善。

暗域行者似乎知道亡魄的事，卻沒有跟她說。他曾說過，這個生物比他們遇過的都還要強大。但他是如何知道它在特洛古斯裂隙，為什麼剷除它這麼重要，他都沒有說。

那個聲音又再呼喚了一次。在艾蘭里亞的心中，那個聲音聽起來像是個女性的聲音，又或者只是她腦袋裡的回音罷了。

但……暗域行者也聽得到嗎？那才是他知道這個生物在這裡的原因嗎？

那個聲音接著就消失了，艾蘭里亞的心中也唐突靜了下來。她望向暗域行者，看著他伸出的手緊握成拳。

「現在。」他說道。「就是現在。」

艾蘭里亞緩緩轉身，用力拉滿弓弦。她讓弓弦深深陷入自己的下嘴唇，手拉扯到臉上的肌膚，牙齒幾乎都要露出來了。她看著搭在弦上的弓箭瞄準了那個生物的心臟。

但她卻沒有放箭。

「艾蘭里亞，動作快。」暗域行者說道。「在它意識過來前趕快放箭。」

艾蘭里亞垂下她的弓。「在殺死它之前，我想知道它是誰。」

她以為她的導師會再次開始說教，講述另一個以謎語包裝成的教誨。但暗域行者卻低吼一聲，飛向前把艾蘭里亞推倒在地，然後發動攻擊。艾蘭里亞倒臥在泥土裡，看到虛無亡魄開始旋轉和延展軀體。它其中的暗影能量專注在抵禦迎面而來的攻擊時，似乎也變得更加強烈。沒有多久，它的形體已經變成原本的兩倍大，讓暗域行者顯得十分弱小。

艾蘭里亞站在那裡。她咬牙切齒地嘆了口氣，瞄準後放箭。

戰鬥的過程簡短有力，高原上再度剩下艾蘭里亞和暗域行者兩人。亡魄的虛無能量像煙霧一般消散在扭曲虛空之中。那個生物唯一遺留下的就剩它的心臟。它飄在他們面前，還散發虛無能量的脈動。

艾蘭里亞把弓收到背後，朝著心臟伸出手，那時她感覺到一股虛無的力量吸引著她。她知道該怎麼做。她以前就做過了。暗域行者過去曾教過她。

「住手。」

艾蘭里亞把手放下。「我以為……」

「我告訴過你。它是我的。」暗域行者向前飄動，艾蘭里亞則向後退開。她感覺到心臟再次怦怦跳動。

她必須知道真相。

「這個生物。」她低語道。「這個虛無亡魄……」

「想問什麼就問吧。」

艾蘭里亞向前，並把心臟握在手中。她擠壓了一下，感覺到它發出令人不適的嗡鳴聲，而不可見的虛無電流似乎環繞著她湧動。那個聲音又再次呼喊。或許那是她自己的聲音。或許是虛無的回音。

又或者那是不同的人發出的回音。

「你知道這個生物過去是誰嗎？」她詢問道。

暗域行者又再次緊緊握拳。

「那是屬於我的。」他說道。

「我知道它屬於你。」艾蘭里亞說道。「一直都是，對不對？」

暗域行者沒有說話。

「你錯了，暗域行者。」艾蘭里亞說道。「我的力量，我的平衡都來自我關愛之人。若真要說我被拖累，也絕不會是因為他們帶給我的負擔。我不用抹除我對

他們的愛，也能有純淨的心和絕對的專注力。我的力量全都多虧有他們。」她又向暗域行者靠近一步，手中握著虛無之心。「你的力量也曾源自於對他們的愛。你告訴了我一對戀人在垂死世界中的愛情故事，就算時隔久遠，我也能感覺到他們之間的情愫。你想讓我學得教誨，事實上，是你忘記了箇中真諦。未來確實會分岔成許多道路，此刻我也找到了另一個選擇。而這個選擇恐怕連當時的你都無法理解。」

艾蘭里亞張開手。虛無之心飄浮在空中，散發著紫羅蘭色的光環，並緩緩飄向暗域行者。

「或許你因此退縮了。」艾蘭里亞說道。「我也不清楚。這個故事輪不到我來說。」

語畢，她便轉過身去。「我必須回到達拉然。卡德加還在等我回報。」她回頭看了一眼。「或許現在你該反思我給你的教訓了。」

她在虛無的閃耀下越過荒蕪的高原，讓暗域行者獨自一人陷於沉思和回憶之中。那顆虛無之心就這麼飄在他面前。

過了許久，暗域行者才伸手抓住虛無之心。他僅停頓了一息的時間便將它吞下，那顆心就此消逝不見了。

隨之而逝的，是來自另一個時代的愛之回憶。

你告訴了我一對戀人在垂死世界中的愛情故事，就算時隔久遠，我也能感覺到他們之間的情愫。你想讓我學得教誨，事實上，是你忘記了箇中真諦。

關於作者

Adam Christopher 是紐約時報暢銷作者，著有《*Star Wars: Master of Evil*》、《*Star Wars: Shadow of the Sith*》以及《*Stranger Things: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等作品。他也為熱門的 CBS 電視節目《福爾摩斯與華生》以及獲獎的電玩遊戲系列《冤罪殺機》撰寫過官方周邊小說。Adam 是阿奇漫畫 21 世紀的超級英雄「盾牌俠」的聯合創作者，他也為映像漫畫的 Greg Rucka 與 Michael Lark 創作的《拉撒路》系列以及 Big Finish 和 BBC Audio 的《超時空奇俠》宇宙撰寫過。他不僅是國際暢銷書籍《*Star Wars: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週年選集系列的貢獻者，Adam 還為 IDW 撰寫了全年齡適讀的《*Star Wars Adventures*》漫畫。Adam 的原創小說包括《*Made to Kill*》以及《*The Burning Dark*》等，而他的出道小說《*Empire State*》也榮獲了《SciFiNow》與《金融時報》的年度最佳書籍。